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七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爲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陀^汝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爲多事輒行誠助我等宜可作恥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遙看而

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怪趨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遭犯耶答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恥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復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

具壽汝可爲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暫欲息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願不瞋責答言任說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爲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鄯波駄耶輒於我處而行誠勗少者默爾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欲暮共寄寺中寺內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來可請臥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

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臥具即便往詣衆首上座旣禮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爲依止勿令被人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欲暮共以七扣門喚曰敬禮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願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大眾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衆不作者我當爲立汝先語我云

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禮上座一
何翻覆之甚如是逋慢誰能爲作隨汝別覓
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爲開戶通宵坐地受
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
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鞭心有
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惡制令他
苾芻橫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
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
樂又住殿而爲安處苾芻龍護而爲侍者爾

時世尊於闍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
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
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
徧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
殿於闍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
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禮觀世尊即便變作妙
瑠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爲
遊步摩竭陀國時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
以七
者告言勿啼薄俱羅藥叉欲來食汝于時龍
護見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可

道薄俱羅藥叉而爲恐怖作是念已即披長毛大毯於經行處告言沙門薄俱羅藥叉現身來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怖於善逝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豎心驚亦肯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作非法事心生嫌釋曰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喬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大毯有

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彼者得越法羅時諸苾芻聞是制已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屬寒夜得長毛毯有臭氣兼多蟣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毯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經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貝卧被

或得長毛毬或得高禡婆如是等物我今聽
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
禡婆毬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
以七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
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
鉢得越法罪然爲護衣應安杓紐苾芻便以
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爾復以線繫

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杓即前綴紐苾
芻不知云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孽真
子二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安
杓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杓即於衣上
綴杓令衣破佛言應重作帖以錐鑽穴杓
出其內繫作雙杓其紐可在胷前緣邊綴之
疊衣三禡是安杓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之時下
衣墮地置鉢于地整理下裙俗人見嫌作如
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

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
彼以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腰
條苾芻不知其條如何當作佛言條有三種
一匾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條及彩物

五

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爾時釋子大名有一
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過時彼衆人來
白大名曰知事之人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

知村務時有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
摩納婆汝今且徃檢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
事人彼便即去徃至村中依法檢察所得地
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
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
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千時
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
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爲主
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爲抑奪爲知事官統
領村邑時摩納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爲妻

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爲明日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瘳損於此邑中所收年稅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可爲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

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爲二事一煮餅食二採衆華于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二業以七六此之小女與我爲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汝今可往林內採華我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華已繒結好鬟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華鬟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

時華少今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華審諦是故華多大名曰若爾此女留在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華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號此女名曰勝鬘女於後時取已食分詣彼園所遇佛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爾時世尊知

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鬘將已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禮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禮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被人善相既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之勝鬘啼泣又問何苦憂懷若斯答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
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爾
奔馳控制不禁遂至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內
勝鬘見已便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
是誰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樹

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求暖水爲
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盛以蓮葉將至
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
面女又作念溫暖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攬水
令冷暖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
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
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撥取水奉上於王王既
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言
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
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

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解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卧須汝握脚王既卧已女爲握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爲王侵害若不爲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關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是大名驅使之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關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答言我閉何故閉耶

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睡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爲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關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是大名驅使之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關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答言我閉何故閉耶

洗浴次奉上衣塗飾香髮真薦芳饌食罷
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驅
使人王曰非驅使人是君之女宜當與我大
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
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
九
如是者我當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
即便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鬟女具諸瓔
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搖鈴遍告劫比羅城
所有人衆或有諸方來集會者應知釋種大
名之女號曰勝鬟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

大王爲第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
光王廣備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
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
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爲婢夫作是念已懷
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鬟曰汝今可去拜
謁大家勝鬟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
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
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
必當喪我憍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
一名行雨二曰勝鬟若王每與勝鬟歡會聚

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王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今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華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哀鳴羣飛合響王於一旦將諸綵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

人縱逸貪諸華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是念此是樹神即禮其足於鬘觸著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遙見勝鬘在行雨處王即喚諸妓女還入宮中後於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行雨答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徃於園中手攀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觸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是行

以七

十

雨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北細軟容儀曲親於我王復詣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今汝憶汝於無憂樹下禮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曲親於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軟滑超絕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鬘行雨各

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軟二乃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
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以七念往山林即攜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華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

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爲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食華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華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

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爲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爲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爲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爲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

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
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
凡夫人見神變時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
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勝
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爲資身須得飲食我爲
求福願與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
入報夫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
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
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
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

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
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旣求福我何
不爲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隔日而申供
養答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
麤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
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麤食
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
兄願當隨喜汝等苾芻當知勝變是獨覺妹
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
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彼

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
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當知黑業得黑報白
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
修行白業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知是學復
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臣
以七十三
婆羅門婦亦即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
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
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爲其兒施立名
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太夫人請立何字
羣臣如勅抱現夫人時太夫人謂諸臣曰我

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
喪我喬薩羅城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
生國太夫人先已爲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
名爲惡生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一男生
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總集諸親與兒立字
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
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爲苦母惡生太子以八
養母而爲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
養母而爲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
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

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爾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今至園中釋子聞已互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者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者老曰彼是客人創來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

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殺戮耆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園今欲殺戮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避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腳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

出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爲說

以餘土壤滿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
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華彩灑散園內作是事
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

生處稽首作禮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

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備言毒害我不敢說

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

音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七

十五

被乃拔切面赤也條吐刀切編紐惄口假
孽伊盈切縛繩繩也鈸朱惟切餌仍吏
瘳鳩切貸他代切餅食也
也病瘡也力借也切卉誨鬼
攜戶圭切娉正功切草名佞性直
也提也也娶問也遙計諱名立呂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剝立呂切剝鳥丸切

剝立呂切剝鳥丸切